



双年展, 艺术与生活

文 / 本报记者 徐秀秀 摄 / 姚志伟

9月7日下午,上海,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馆门口挤满了路人,门口的保安成了现场直播员:“今天艺术家还在布展,两天后来吧,还没有开始呢!”

第七届上海双年展还没正式开幕,但是人们已经在此翘首以待。馆内,艺术家们已经基本把作品装置完毕,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。这个在中国影响力一年比一年深远的展览,正在把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传递给越来越多的大众。而今年与两年前不同的是,艺术家们开始关注更为现实的社会问题,而不是纯粹的视觉艺术。古老的上海美术馆前醒目的“快城快客”四个字是今年关注城市迁移的新主题。这是首次以人为对象和主题,揭示城市迅捷变化中人群的多元身份,展示今日国际大都市中积极移民与文化融入的新趋势。9月9日——11月16日,你将在这里看到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59位(组)艺术家的作品,包括“梦想广场”、“迁徙家园”、“移居年代”三个部分。

双年展上的艺术家们

一直觉得艺术家们该有着一脸深邃而至酷的表情,可是开幕前一天,你却能看到各种兴奋的脸孔,他们是来自全球的艺术师们。9月9日开始,你就可以在上海美术馆看到他们的作品了。

1 井士剑

火车头里是乐高玩具

上海美术馆里最最拉风的一件作品,就是门口的那列火车。这个花60万从武汉买回来古老而巨大火车头的人,就是中国美院油画学院的副院长井士剑。他一直说,千万别告诉人家我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,这个不好说。不过我还是写了。因为如果你知道他是用五辆25吨的平板车加上两辆50吨的吊车,花了两个通宵才把它们安顿到这里,你一定觉得他是一位执着又可敬的艺术家。“从南京路进去的时候把绿化都弄掉了,门口的路障也都拆了,真是不好意思,把美术馆糟蹋坏了。”火车头代表着“出城”与“进城”的思考,而在火车头里,布满了乐高玩具。“我的这个《移城》孩子们肯定很喜欢。”当天,他是媒体最为关注的艺术家之一。

2 尹秀珍

拖拉机最美

你很难想象,上海美术馆一楼场馆里最大的地盘给一个娇小温婉的女子占去了,并且她的作品和那些透着冰冷的机械有关。她的作品就是备受关注的《飞行器》。这是一个由拖拉机、轿车和747飞机嫁接而成的交通工具。中间连接的部分由钢架结构建造,上面覆盖着由城乡收集来的不同人士穿过的衣服。为了搜集这些不同的衣服,尹秀珍在其他有她的作品展览的场馆里放下征集的衣筐,这些衣服有来自德国的,有来自北京的,有些是身边朋友的。“衣服代表人的气息,代表生命。”

一身粗布衣服,讲话的时候透着温暖,尹秀珍对我说,“我不喜欢命题作文,正好作品符合了快城快客的主题,所以被放在了这里。其实三种交通工具里,我最喜欢拖拉机,因为很亲切,很美。”

3 Lonnie van Brummelen

糖塑纪念碑

用白糖搭建的艺术品。数百个雪白的立方体整齐地排列在地板上,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。凑近看这些立方体才发现,它们既非塑胶也非石料,而是一块块由白糖制成的糖砖。荷兰艺术家 Lonnie van Brummelen 和他的妻子 Siebren de Haan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辗转于欧洲和尼日利亚,采购了大量的白糖,并制作成“糖纪念碑”,从而组成了这一规模庞大的作品。Lonnie van Brummelen 告诉记者,他们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,是想表现如何通过艺术的手段来规避贸易限制:“我们把糖结晶体变成雕塑构件,来规避欧洲对糖进口的贸易阻碍,藉此扭转糖贸易的流向。”不过 Lonnie van Brummelen 指着地上有些脱落

的糖砖对我说:“你看采购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,一半已经有点坏掉了,另一半则还很完好。”

4 孙国娟

一个朝鲜人的甜蜜回忆

孙国娟有着一张喜气的笑脸,无时无刻都传递着快乐,这个一口标准中文的朝鲜人告诉我,她对家的回忆就在上海的陕西南路的一栋老房子。“现在这个房子还在的,我的父亲1920年出生在朝鲜,随后来到中国。他曾是蒋介石的御用飞行员。”墙上挂的是孙国娟父母的合影,以及曾经的老宅子,现在你看到的是她把原先的家又复原了,只不过你看到的所有家具上都撒满了白糖,一间甜蜜又梦幻的房间,就像她儿时的一个梦。你会发现,桌子上放的是她母亲那个时候的照片。

5 杰尼

她的上海梦

采访杰尼的时候,她正在给所有的记者和参观者发T恤,脚下是五六个纸板箱的T恤衫。这些T恤就是她要展出的作品。她说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留一件做纪念。上面写着各种有意思的文字,比如馄饨=教育、工业革命=私人司机。这些以身份为基础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媒材表达,比如每日的报纸、T恤衫上的文字。她说这个都是她的创意来源,拥有一张城市金卡就是一个上海梦。

